井冈听雨

■贾 永

感 念

井冈山的雨，独有一番景致。它自带沉凝风骨，从春到秋，密密匝匝，让这方大山平添了一种苍茫。

静坐八角楼旁的老屋窗前，听它叩百年灰瓦，沉厚绵长；听它敲山间青石，碎珠溅落；听它穿万顷竹海，林涛簌簌。山里人说，这雨从那年下到现在，好像就没打算停过。

闭目听雨，那淅淅沥沥便成了倒流的河。山河几度换新颜，唯有这漫天湿意，守着这方红土地。雨声中，人们似乎可与百年前的足音，在云烟深处悄然相逢、默默相望。

那沉厚的回响里，藏着1927年的深秋。风卷萧瑟，寒雨如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踏着泥泞，向罗霄深处跋涉。前路榛莽，四围皆敌，将士衣衫褴褛，人困马乏。风雨中有人掉队，有人彷徨，却始终有一群人笃定前行，未曾回头。雨水浸透单衣，却浇不灭心头那团火焰；泥泞漫过脚踝，却挡不住向深山扎根的决心。雨雾间，革命的火种第一次稳稳落进群山。

那绵密的节奏中，仿佛还有1928年的谷雨气息。其时烟雨锁山，雾覆群峰，正是罗霄山腹地水汽最饱满的季节。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冲破围追，迎着风雨，千里转战，冲向井冈山。

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前，暴涨的龙江水为山河作证。两支历经血火淬炼的队伍，自不同的暗夜走来，向同一束光亮奔赴，最终在谷雨时节走到了一起。水雾模糊了眉眼，脚下的泥泞却记住了来路。散落的星火在此汇聚，彼此映照，终成燎原之势。

雨声簌簌，朦胧间可见挑粮小道的行迹。朱军长身披蓑衣，与士兵一起共担风雨。汗水与雨水一同浸透衣衫，分不清哪是苦、哪是甜。众人踏破荒径，把烂泥踩实了、踩硬了——路，就出来了。

淅沥的低语，应该还透着山间田垄的烟火。春分时节，乍暖还寒。毛委员头戴斗笠，赤脚踏入微凉的水田，俯身与乡邻同插新秧。清流漫过脚踝，泥水沾满衣襟。细雨润禾，山野便萌发了新的生机；甘霖润心，军队便在民众中扎下了根。

最悠长的余音，就隐藏在八角楼前那块枫石之中。雨水，自上而下，渗进石纹；根须，由内而外，顶开岩层。雨不急，树不躁，一柔一刚，一沉一韧，于无声处，把亘古的顽石撑开了一道缝。

最持久的力量，从来不是一时迸发，而是长久地、沉默地，与时光角力。

抬眼远望，烟雨依旧从容。百年光阴倏忽而逝，昔日向死而生的绝境之地，早已化作岁月静好的清宁山野。曾经的烽火硝烟，已然散作人间烟火。一场春雨飘过，山间枫林被洗得苍翠透亮。纪念碑前，游人静默伫立，以无声之敬，回应那场跨越百年的奔赴。

我忽然明白，此番井冈听雨，原来是在赴一场时光之约。

世人常问，这雨可曾停歇？静坐檐下再听，才知它从未停过。它在血火岁月里淬炼过筋骨，在今朝山野上守望着来路。它打湿过征人的衣襟，也滋润着后来者的心灵。

天会放晴，雨会暂歇。但有些东西，一旦渗入大地，便再也不会干涸。它渗进红土，流进血脉，在每一颗驻足倾听的心里，汇成了江河。

画笔下的迷彩青春

■韩 正 张欣楠

军营纪事

喀喇昆仑的风，凛冽呼啸着。宋巧裹着作训大衣蹲在板房外的土坡上。她面前的画板上，一截铅笔勾勒出的山脊线正从雪雾中浮起——那是她无数次攀登过的高地，也是她描摹了上百次的轮廓。

一

2020年的8月，重庆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画室里飘着松节油的气息。

导师听说宋巧要参军，问道：“再有一年就毕业了，现在中断学业，值得吗？”

宋巧没有解释，只回答了一句“值得”。

刚入营时，体能摸底测试，她喘着粗气落在最后。集合时，班长的话很直白：“这儿要的是能扛枪的兵。”

当晚，宋巧在素描本上画下自己狼狈的样子：迷彩服皱成一团，刘海被汗水黏在额头上。空白处，她一笔一画写道：颜料要一层层堆，本事也是。

自那以后，她开始一点点“堆”本事。战术训练时，手掌磨破她不吭声；熄灯后，她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一次班长查铺，发现宋巧的被窝里鼓着个包，掀开一看——她正抱着一个5公斤的哑铃，睡得香甜。

宋巧的体能在慢慢变好，成绩也在不断进步。下连后，她以三公里12分40秒的成绩，达到女子体能特三级标准。

在之后的全连军人大会上，宋巧因下连以来成绩进步明显而受到表彰。她捧着金灿灿的证书，笑得有些腼腆。连长冲她竖大拇指：“这个小女娃，拿得起画笔，扛得起钢枪！”

二

刚下连时，新兵们面临抉择：是在营区留守，还是奔赴高原，参加驻训任务？

上山人员名单很快出来，营长李松涛看着名单上宋巧的名字，眉头皱成一团：“你这女娃上高原，能行？”

宋巧站在队列里，声音不大却很坚定：“营长，我能行。”

高原的日子，是艰苦而漫长的。第一次参加徒步训练，宋巧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休息间隙，她瞥见连队老班长、一级上士张小强正趴在冰岩上警戒。他紧握钢枪的右手虎口处，裂开的口子凝结着暗红色的痂。

宋巧掏出随身携带的素描本，将那双手描下。

回到板房，张小强凑过来看宋巧的素描本。看到自己那双手时，他愣了好半天，“你画得比照片还像。”

战友们围拢上来，争着看宋巧的素描本。宋巧的同年兵刘世勃说：“能不能给我也画一张？我想拍个照发给我对象。”

此话一出，大家纷纷来了兴趣。“我也想画一张，我妈总说我在这边吃苦了，我要让她看看我过得挺好。”“我想画一张我在界碑旁敬礼的照片，把我画得精神点，让家里人看看我有多神气！”

热情难却，宋巧乐在其中。

从那以后，训练间隙，大家总能看到宋巧攥着一截铅笔在画速写：卫生员为官兵测量血压时专注的神态、文艺小分队来点位巡演时热情的笑脸、班长站哨时月光在他身上镀上的银辉……

三

去年，连队接到任务，要在新建的阳光板房上绘制文化墙。宋巧带着几个战士，在板房外一待便是一周。高原的寒风，把颜料冻成一坨一坨的，她用热水敷、用体温焐；笔刷冻了，就一遍遍地哈气。

文化墙完成那天，加勒万河谷的风光在墙壁上散发光彩，岩壁上8个大字——“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被阳光镀成金红色。

全连官兵列队站在墙前，指导员没有说话，只是带头敬了个军礼。看着大家面对文化墙庄严敬礼，宋巧觉得这几年留下的每一道疤、每一次加班，都值了。

年底，宋巧荣立个人三等功。指导员把奖章颁发给她时，说了一句让她记了很久的话：“你的画，是连队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建设，同样是战斗力。”

2026年春节前，宋巧发现几个战友总是对着手机里的全家福发愣。那眼神，宋巧懂。因为她的怀里，也揣着一张自己家的全家福。

为什么不给连队大家庭画上一幅“全家福”呢？宋巧想到。

说干就干，她找来一块废纸板当调色盘，为战友们画起了“全家福”。训练间隙画不完，就休息时画；休息时画不完，就在夜里加班画。

“时间紧、数量多，好在不需要大家挨个坐好当模特，”宋巧心中有一丝小得意，“我早就把大家的样貌烙进了心里。”

除夕当晚，这幅特殊的“全家福”终于得以在连队的走廊里展出。大家惊喜发现，画里不仅有身边的战友，还有不少退役老班长的身影。

宋巧的小巧思，让不少战友红了眼眶。

指导员说：“今年除夕，喀喇昆仑记得，大家都会记得。”

四

如今，宋巧的画已经成了连队的特色文化。每每有战友执勤归来，都会在窗沿和走廊驻足。

宋巧还就地取材，画起了“昆仑石画”。那些形状各异的石头，或被画上小花，或被画上晚霞，或被画上战友的笑脸，被摆放在窗边、路旁，点缀着高原军营，也点缀着高原士兵的迷彩青春。

熄灯前，宋巧翻开素描本新的一页，准备画当天的故事。

窗外，月光落在雪地上，泛着银色的光。远处，哨兵的身影立在夜风里，像一株班公柳。

她起笔、落笔。

高原的风吹过，雪沫被卷起又落下。不一会儿，哨兵挺拔的身影被定格在纸页间。而作画的宋巧，也把自己的心，定格在这片高原。

山海藏风骨

■傅凌艳

记 忆

在我的家乡莆田，流传着“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古训。土地贫瘠，磨砺出先民坚韧不屈、隐忍自强的品性；寒门书香致远，涵养了莆田人胸怀天下、心忧家国的初心。翻开泛黄史页，风云跌宕间，一个个身影踏浪而来，一曲曲壮歌荡气回肠。

南宋建炎年间，金兵进犯中原。乡贤李富散尽家财，奔走乡野招募来三千兴化子弟，千里勤王，奔赴国难。明嘉靖年间，倭寇祸乱东南海疆。抗倭名将戚继光三度策马入莆，与莆田军民勠力同心、守望相助……近代以来，风雨如晦。民族危亡之际，莆田大地再燃忠义薪火。

莆田忠烈张伯庭，于192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中地区革命斗争的早期骨干。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奉命潜入日伪盘踞的沿海地带。1940年，张伯庭打入伪“和平建国军”张天真部。1942至1943年间，张伯庭秘密安插157名游击骨干入营，并严令队员：“吃伪军的饭，穿伪军的衣，扛伪军的枪，干抗日保家的事。”期间，张伯庭建立秘密交通线，送出了许多重要情报。后来，其妻张笏石也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经费困难时，张伯庭拿出妻子嫁妆应急，承诺“等革命成功，全部返还”。1945年6月7日，伪军头目勾结国民政府地方保安团制造“东吴事件”，张伯庭不幸被捕。面对伪军的酷刑逼供，他铁骨铮铮，誓死不屈，于同年7月英勇就义，时年35岁。

闽中革命志士罗迎祥，积极传播进步思想，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依托闽中戴云山区的崇山峻岭，坚持游击作战。1947年7月，罗迎祥在戴云山反“清剿”战斗中英勇牺牲。

莆田籍抗日志士张元豹，早年赴南洋求学，身在异乡却始终牵挂故土安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奔走南洋各地号召侨胞凝心聚力，广泛募集钱款、药品、军械等物资，全力支援国内抗日战场。他还组织华侨青年归国参军，投身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为民族抗战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山河无言，忠魂有灵。这些从莆田田垄巷陌走出的英雄儿女，也曾是壶山脚下嬉闹的少年，是兰溪岸边恋家的游子。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毅然割舍乡土牵绊，挺身而出。

忠魂栖于山海之间，浩气永留莆田大地。这些英雄往事，正化作湄洲湾不息的潮声，化作壶山松林浩荡的风吟和木兰溪绵长的流水，岁岁年年浸润故土，滋养一代代莆田后人的精神家园。

军犬多蒂

■贾 骥

精短小说

中士陈尚右手插着兜，弓腰盯着身前的多蒂。身后10米开外，所有人盯着他们。

“坐！”陈尚抬起左臂掌心向下，多蒂竖起耳朵“噌”一下坐在地上。

“立！”陈尚掌心转向上，多蒂“唰”一下站起来，两只黑眼珠盯着陈尚。

“真棒！”陈尚左手抚着这只比利时牧羊犬的后颈，掌心渗出一层细汗。多蒂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收起舌头闭紧嘴，黑鼻头喷着气。

陈尚慢慢将右手从兜里掏出来——手上戴着一次性手套，手里攥着一小块儿面团。陈尚半跪下来，将面团送到多蒂面前。

“嗅嗅！”看多蒂鼻尖动了动，陈尚迅速收起面团，伸手指向正前方30米外的5个木箱子。

多蒂飞奔出去，在第二个木箱子前卧下。陈尚跟上，身后传来一声叹息。多蒂满脸期待地望着陈尚，却见主人默默给自己套上了牵引绳。

陈尚被叫到军犬队队长的房间，队长乌黑着脸。

“你是不是偷偷喂它玉米肠了？它怎么对那个味道这么敏感！部队转型后我们要承担搜排爆任务，你的排爆犬都做不到，其他扑咬犬怎么练？你知不知道为了把多蒂带回团，我们向上级打了多少报告！多蒂之前在训练基地，TNT和黑火药的细微差别都能分辨出来，怎么现在连面团和玉米肠都闻不出来？它这样，我……”队长发现自己的爱徒眼睛红了。

“队长，我从来没喂过它玉米肠。”陈尚低着头，“我……我也不敢确定。前年我从训练基地毕业回团，将多蒂交接给另一名学兵。临走前，多蒂看我要上车，疯了似的拼命挣脱。新训导员怕弄伤它，只好松开牵引绳。多蒂扑过来，咬着挎包不让我走，直到我狠心把挎包摔在地上，它才松开……回团后我才发现，挎包里一个带包装的玉米肠被它咬得稀碎……”

房间里极静。半晌，队长绷着脸，声音却缓和了些：“你是老兵了，道理都明白。再优秀的兵，如果有致命弱点，也不敢让他上战场！”

陈尚点点头。

陈尚把多蒂牵到训练场。多蒂连蹦带跳，以为是遛弯。可瞅着陈尚在它前面摆了两个木箱子，它不情愿地低下头长哼一声，尾巴都不摇了。

“嗅嗅！”多蒂闻了闻面团，还是跑到放有玉米肠的木箱前卧下。

陈尚抬起手，一巴掌打在多蒂屁股上。多蒂呆住了，怔怔望着这个将自己从小宠到大的主人。

陈尚又让多蒂嗅了一下面团，接着抓住颈圈拎起多蒂走到放有面团的木箱前，命令它嗅闻。多蒂也不叫，却一个劲儿挣扎，非要往放有玉米肠的箱子前钻。陈尚按不住它，只好再把它拽回起点，拿出面团给它嗅闻。可多蒂边甩头边抬起前腿，试图推开面团。陈尚一把握住多蒂的嘴，把面团举到它鼻边，逼着它嗅闻。接着他又死死地拉着颈圈，把多蒂拽到放有面团的木箱前，命令多蒂嗅闻木箱并卧倒，然后再把它拖回起点……来回折腾了十几次，直到看着多蒂在放有面团的木箱前安静卧下示警，陈尚才停下手，和多蒂一起瘫倒在沙土地上。

陈尚拿出鸡肉条奖给多蒂，可多蒂闭着嘴，将头拧向一边，不搭理他。看着满脸委屈的多蒂，陈尚一把搂过它的脑袋。“多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之前的离开，但我是一名军人，你是一条军犬，明白吗？”

多蒂缓缓站起身，朝着天空发出一声嚎叫。

陈尚紧紧抱住多蒂。他知道，牧羊犬经过专业训练，除了极度孤独，是不会轻易嚎叫的。自己离开多蒂的这两年里，它大概嚎叫过很多次。

多蒂把鼻子伸到陈尚耳旁，轻轻蹭了蹭他。看着多蒂黑黝黝的眼睛，陈尚觉得它似乎朝自己点了点头。

一个月后，陈尚和多蒂在团领导的检查观摩中，满分完成了“嗅嗅源”课目的所有示范内容。队长看着一人一狗下场后抱成一团打滚，忍不住扶了扶眼镜，又擦了擦眼睛。

红山颂（中国画，局部） 郭红星作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抗大，抗大

■张德平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战火中一束不灭的芳华
这举世无双的“窑洞大学”
树起一座丰碑在岁月中挺拔

黄土作墙，茅草为帘
红色血脉在这里沸腾、升华
破砖垒起的桌椅，挺起铮铮硬骨
托举救亡的呐喊、四万万同胞的牵挂
半个月，挖出一百七十五孔窑洞
三千米，“抗大路”蜿蜒黄土坡下
“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
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句诙谐的赞许
激励着后来人坚守信仰、发奋图强

一手握锄，耕耘乱世烟火
一手拿枪，射出正义的讨伐
成千上万的先进青年
在“烽火熔炉”淬炼成钢
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战士
从“将星摇篮”整装出发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仅仅两年，一万五千颗赤子心冲破封锁
踏破千难万险，扑向宝塔山的灯塔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仅仅九年，锻造十万余名军政干部
热血铸就的传奇，名震天下
抗大的兵，骨头比铁还硬
抗大的旗，往敌人心头插

“团结紧张”的号子
比陕北的山风更嘹亮
“严肃活泼”的歌声
能把冰封的延河融化
抗大，抗大
黄土层里掏出的火种
在窑洞窗纸上点亮东方朝霞
每一株草都长成了枪
每一块石头都会爆炸
只要是草鞋走过的地方
焦土上也会有希望萌发

抗大，抗大
今天我把你的名字擦亮
一枚凝铸忠魂的校徽，穿过九十年风雨
依然在我们心口闪耀光华
吃野菜的肠胃装得下
整个民族的苦难，才有这
万里江山，锦绣如画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13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